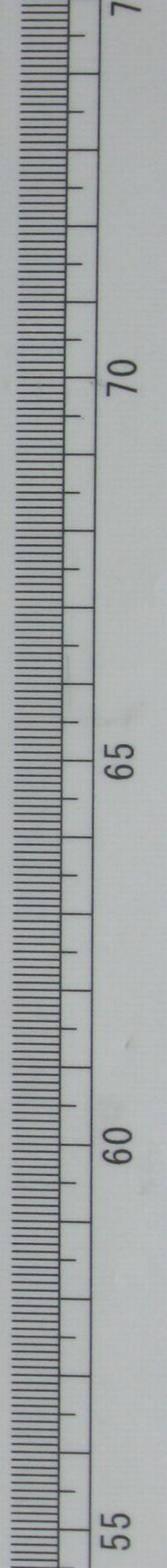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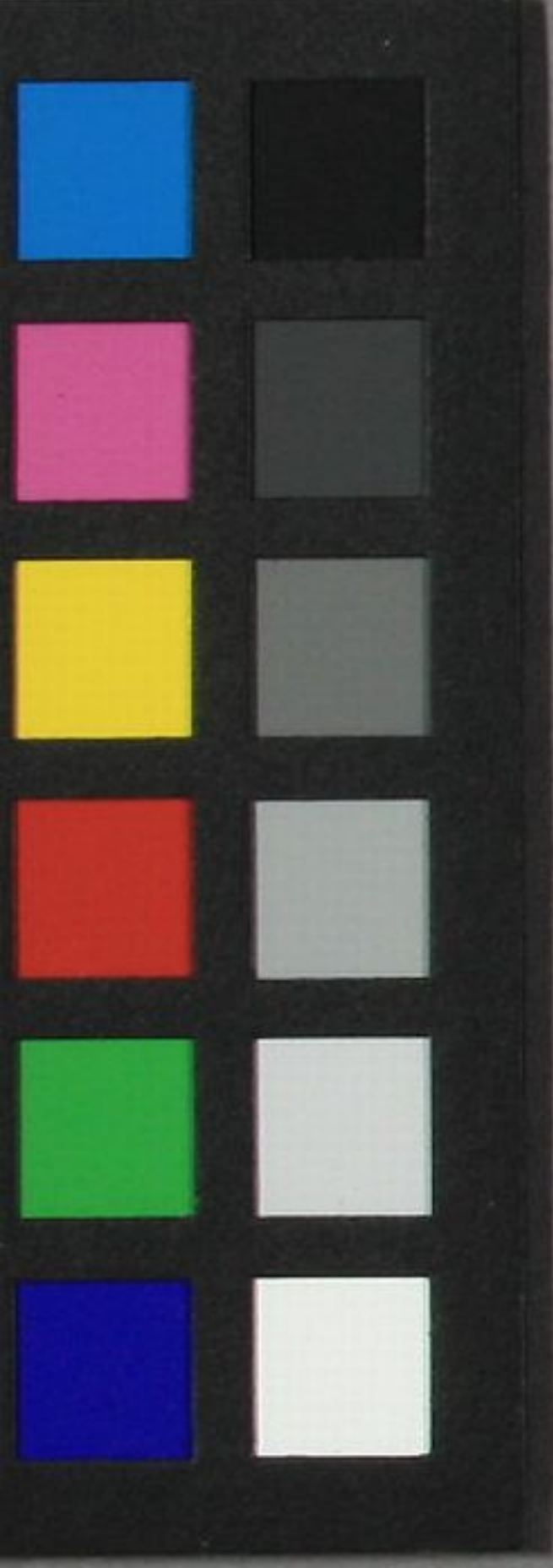


貫串

绣老媽

同義堂梓行



綉老媽雜牌子曲

我

農人利

災到受了奔

司

傷各

城廓惟有三河地皮落沙滩之地怕旱落只旱的從春至
夏雨不落麥不收苗不活終日炎熱似蒸鍋到秋來雨方
落連日大雨似盆潑富豪之家还由可怕的是貧苦之家
性命難活羅江怨諸公不信且請听著這一年大雨似盆
潑終日不住朝、下落雷鳴閃照半月还多大街小巷水
流成河家、冲跑了柴伙垛河裡水滿直漾清波淹的庄
村一百还多大家小戶都、难遇中秋之後雨水歸河滿

真生拆散我去做活他赶車這也是出在無其奈不為擇

錢混吃渴老媽懶觀荒村景不知不覺过了三河佳人肚

內有点餓主腰內里掏窩頂叫声当家的你也吵小兩口

往飽里撮老媽駢上抬頭看哨見通州運糧河過了通州

城一座石頭道上踹窩多順著石道往西走各化門外鬧

唱遠觀城樓三滴水吊橋下水流河進了朝陽門一

座城里敢情須子多逢人就把媒婆問來人住在臭水河

上京來找個主要把活來做慌了媒人婆去我富阿哥有

魯雨橋先去見把話說奴家三河

個老媽工錢又不多人又勤儉要講模樣也不錯太人听

見說歡喜了不得聲婆人且听著上工

把活作吉家的扛被窩老媽後跟著見了太人把頭磕富

大命一見不由的心是樂金錢連花落老媽不过二十

多身量不高也不矮頭上青絲如墨染瓜子臉且紅裡套

白兩道顴眉灣又細又眼皮兒好相甜杏核真似懸胆耳

又潤櫻桃小口分外慣會說要是不笑不說話一笑就是兩酒

窩脫膊好似白莲藕手比葱白差不多渾身穿了些毛藍

布金蓮不过三寸多俗語說背鄉出好酒三河也有美姣

娥若得此人成婚配永吃長齋去念佛老媽偷看富阿哥
 年紀不過二十多曲青頭皮白臉旦辮子也有三尺多眉
 清目秀天生俊天廷飽滿好地生來兩耳垂肩定主貴四方
 鼻正三山宝蘭秋帽頭上代大紅總子笑盤脫痘洋約夾
 祆軍机坎金江南搭包腰里繫著腰中代著八件表緞子
 荷色兩边配著絳色套褲白綾襪福子履也值兩品多都說
 京里出人品好箇白胖小阿哥得此人成婚配再也不想
 回三河打新素老不話說叫声老媽字名
 誰那塊佳你的當家的作什麼月間工錢先別講說手三

天在斟酌老媽說太你听著家住三河本姓羅年頭不
 清真難過未到京混听當家的切腦裸做苦
 活奴家上京把活做他也在此赶駟車並無做過活工錢
 不拋怎麼著三天試手太看什麼叫少那叫多老太
 叫媒婆這個老媽到勤和暫且留他把活做等到三天看
 如何娘們標鄉里老媽也到得太奶對他說天起
 來寒鴉過即忙起去籠大添上鍋把飯做吃吃完早飯
 哄阿哥阿哥一傍把話說尊声額娘請听著這個老媽真
 不錯且留他把活做年紀輕用的过說話溫柔隨的和使

綉老媽

不的叫老媽你所著听著太，对你說我家僱你非小可
吃著濕的乾的拿著起早睡晚要勤儉不過做点力氣活
煤米柴炭別枉費油盐醬醋省儉著時冬腊月公忍奈麥
大二秋要做活忙的時候无要棒這個敢情使不得边關
調老媽答應著太，何用說家常活計管保力羅就是那
漿與洗管叫太，樂山東落子老媽房中洗羅波從外未
了富阿哥虎了奴一多索要吃蘿波拿根夫要想調情是
白說錯打了定經哥，平說是不得且，那老
羅說話好楞活此時不便把話說等到晚上再斟酌看你

又如何四川歌晚上下房坐何人把門波問了一声誰呀
原來富阿哥推開門搭把話說羅媽，好及
別餓著阿哥阿哥我的阿哥呀你里頭坐上京把活做所
為掙吃喝有什麼為難事只管對我說管保你没有下不
克我的羅媽呀白日有件事要把你未托岡，進門你就
山吟唱閑的我心中实难过我的羅媽呀机匠歌大爺
笑哈，老媽你所著有点小事把你托年紀二十多沒娶
媳婦哥托你給我說一說老媽听见說心里一多索暗，
罵声切阿哥上京為什麼勒所為吃唱今晚上的呀我好难

秀乃老馬

說要孩兒小老媽淚如梭尊声大爺你听著招了一個女
婿蠢笨債他無能奈养活老婆奴家逃命离三河省的在
家常挨餓大爺家里把活做還要大爺格外寬代著大爺
笑哈哈沒話說話瞎的波羅媽咬你着我下月我就潤閨老
米五石多錢糧庫銀換側柴銅錢換一大垛要花零錢告
訴我要穿粗布我給你賒影戲老媽听說心里樂似露
不露把話說大爺這樣恩代我々的心中豈不明白大爺
心眼我猜透不過怕以騰標大爺只管放不過
花上几吊側自古道有錢買的心推磨這沒有什麼使不

得一边說著一边笑望著大爺送秋波二人正說知心的
話忽听太々叫老羅老答應往外支单到一以哥
從此二人常說笑好一個有趣小老羅双頭人光陰似箭
快如梭老媽上京三月多終日里做活多勤儉煮茶打飯
也到力羅刷鍋洗碗籠煤天洗衣裳外代針線活裝烟倒
茶打臉水有空還要哄阿哥太々代他真不錯上々下々
也到熟和真正是有緣千里来相會無緣对面不認得大
爺跟他真对勁終日管穿代與吃喝銀紅鈕烟是定子
未棋柳雀兒舌香片高茶終日喝我的天爺逢子餽々好

綉老媽

幾個吃的鷄魚黃酒他也喝烙餅稱面捏煮餚，大爺还怕他挨著餓梳的馬尾纂髮角蓬，著好相母鳴扎了窩直燕尾往後坐擦的桃兒粉胭脂少抹著宮鸞胰子洗淨了脖子我的天爺噴香的肥皂小手撮白銀打首飾又入鍍金作还有一对包金鑲焦黃戒指手上代著竹節銀烟袋杆子三尺多白玉嘴法藍鍋我的天爺打子荷包真配合洋藍布大綿袄緞子相沿著磨盤領兜圍著脖子編子真頭活玫瑰紫的棉襖

角口得綉花汗巾是

我的

天爺的綉長總子搭挂著絲棉褲服紫真有三尺多洋編褲腿是藕合子兒漂的白布裸脚金蓮真不大不過三寸青素花鞋一戳木底兒仙人把橋過人頭本好衣裳又配合櫻桃小嘴慣會說大爺見了他就沒有脉渾身衣全換干净又力羅鄉下那能穿這個屯里才主沒有我潤大爺打扮我花了錢許多這個話兒叫我難說不知他是什麼上京把活做不想回三河鄉下那有這塊得忽然想起切哥，湖廣調老媽此時心手氣和思想當家的切腦稞奴家為你把月活知几時不啣嚙才回縣三河但願多掙几吊側回家賃地好过活上京赶駝車為治餓掙的

秀老媽

七

工錢不啣嚙。也美不明白老媽思家在厨間只睇得紅
日落山坡張羅点上灯把活做掃了掃炕玷不啣嚙。還
鋪被窩一更老媽打灯撥忽然想起富阿哥他却代奴真
不錯今晚叫奴不啣嚙。給他做毛窩各樣絨線全配得
獨對孤灯来做活可伶小手全扎破鄉下多咱不啣嚙。
穿过綉毛窩二更的老媽把針戳腰裡掏出子鏢。這是
大爺怕我餓吃完了再做不啣嚙。這一扇綉兜夾綉的
好相一支鵝白毛紅。綉長脖綠葉綉長矮的不錯好相
馬蜂不啣嚙。抱著个大羅卜二更老媽懶做活收拾起

要歇著急忙又把灯未撥脫了。不啣嚙。急忙攢被
窩不多一時夢南柯。睛見富阿哥連說代笑一边坐
刁著一代烟不啣嚙。又去把茶撥四更老媽把話說尊
声大爺請听著眼看要把年來过望求大爺不啣嚙。格
外看破著二人說話情投意合忽听街上响梆鏝原来查
夜門口过京醒南柯夢不啣嚙。五更老媽睡不著心注
思想富阿哥豈不叫人心难过可惜了奴家不啣嚙。許
把了切腦稜八字造定說不得心比天高命比紙薄命苦
不用說皆因我前世不啣嚙。没念弥陀佛丑未寅出東

方白對、寒鴉往南挪暑往寒未真不錯不知奴家不約
嗜、几時回三河從今回頭安心在家比奴在外得仗著
年青把活做掙點銀錢不約嗜、回家把粥喝十不閑鼓
靠鼓表銀靠銀听我把老媽說一說只因作夢難對景思
家想三河越思越想真無趣好、夫妻分子和自古說花
開無多日人過青春髮變白只多再做兩月活明年春景
往家挪年底辭歲必不錯新正拜年又把封包得老媽安
下回家意終日忙、敢 活清辰早起做到晚点灯還要
擦傢伙到了三十這一天各樣年菜金做得太、奶、去

活面老媽跟著捏饅、等到半、老媽辭歲把頭
磕太、說聲笑了罷、苦半年多保佑你与家的買賣
順拴輛肥驃車回手掏出大個大給你辭歲不為薄阿哥
哈、笑額娘為何太色克伸手掏出銀兩定白花到有
十兩多回手又拿錢兩吊連底不短新側樂老媽道謝面
代笑大爺庫銀笑了我老羅阿哥摆手不要緊這点小事
笑什么一夜晚景不必講金雞報曉東方白家、齊鬧擲
尾巴會年、俗礼先拜佛有錢拜年敢說話美人封兒拉
了半車紅紙票子代滿腿荷包之內把銀子格沒錢拜年

真难看屁股上好像長者疔痘在也不敢堂屋坐恐怕僕人把頭磕不等倒茶抽身跑口內只說家數多正月拜年人不少你來我往似穿梭羅媽一天磕到晚實封得了一騾車銀子票子還有元寶鏢至少也有兩捧盒為什麼他全怎門這皆因遇見全是富阿哥香元調春分天氣和老媽自揣摸上京來了半年多遇見富阿哥呀代我真不錯想起切腦稞還不回三河庄家地裏該忙活早見去耙地呀還買頭活一心要心去我切腦稞叫了聲他呀粧什麼使不得快收拾起呀跟我回三河當家我把話說奶

奶你听著回家容易不知吃什麼老媽說你別管呀我不教挨著餓銀錢算什穿值幾何買房置地奶有側那怕你這憨頭貨呀天下有幾個切腦稞聽見說心里就明白就知奶必定有側兩口商量定呀回家也到得去見富阿哥家有事多承恩待我也明白皆因母亲病在家直想我回三河看我的媽太爺聽見說心里一多索好相劈雷打了腦稞心眼里真难受呀淚珠朝下落只說你才得行事好損活這樣恩待你也還心眼活可惜了我的錢呀花了好凡梁無故你鬧起雅脫一心要辭活

你比孔明計策還多有心強留你呀露者我不識貨良心
長在胳膊窩認得你姓羅要快走少鬧這些雜索諸
事把我托呀沒吃我阿哥三天飽飯你就拿鷺一到今日
難割捨呀忙把金蓮躡付耳把話說太爺你听著那宗事
兒要不得怪不得被水淹呀休怨龍王遇老媽淚如梭這
話好說心里頭發瞞怨我当初做的錯若到端陽未必躲
的過大鼓書說話中間車未到大門外來了京東切腦頰
太爺心中難以割捨是太也捨不得皆因他終日做
活多勤儉說話温存他的性不和鋪蓋捲大

包袱小包袱裝了多半車首飾正子好幾個俱是花梨紫檀
檀硬木盒臨走堂上人見然後辭別富阿哥真是流
淚眼兒流淚彼此他斷腸為什麼阿哥送至大門外親
眼睛他上了車老媽回頭看几眼這才立怔了富阿哥富
阿哥看他車去遠伤心後悔話兒難說老媽車上擦淚眼
當家的趕車快如梭出了齊化門一座護城河內敢情鴨
子多老媽怕走石頭道揣窩多了碰腦頰當家的趕車抄
道走東嶽廟上瞻天喝定福庄上把馱味八里橋挺高大
羅鍋過了八里橋一座通州城根黃土坡穿城走了四五

里出了城門往東挪正走之間抬頭看擺渡放在運糧河
一支兒央河內浮傍邊一對大白鵝老媽看罷心犯想叫
聲當家的你听著你看白鵝好相咱門兩兒央好比富阿
哥切腦頰不鮮其中意休說閑話快過河銅錢花了五百
正鄉下景致樹木多空中飛的笨打木牆根底下胡字
呼不喇拿鴿子走了眼燕子唧泥去搭窩好狗不在村外
咬草馱下了個撮嘴驃漁翁江邊常晒網樵夫歇工沒柴
伙牧童放猪代挖苦菜農人送糞牛車佳人房中編草
帽菜园鞭駟响口里不住唱苦哥不不不不三河進村

來在自己門外姥、舅母都來把他瞧、有三姑六奶五
嬌婆街坊四隣也來、中壁二嫂他二哥兒呵我的肉呀
不住的哭老媽說我在京里全都想你老媽把牛糞吹了
個便不得老太、認他做子女管著太爺叫哥、當家理
計全是我還給我打了一對包金環送給衣裳首飾真不
少于哥、還給我打了四支包金鐲當家的管著太爺叫
哥、眾人听说都大笑一齊都說你充的起老媽之中老
娘婆羅媽听说抿嘴笑那位給買點地房字園子全都買
檢車代買几匹大走驃置地單要民紅契大工小工僱了

六十多房子蓋的如同瓦窖磨磚到頂還是松木柅早落
得收並沒有蒞城與沙窪場里蓋房為的堆柴伙時來運
轉天加護園子挖井是甜得老媽治家幾個月端陽產下
一對小阿哥天生眉眼多秀品貌端正好地閣親友們
到都送雞蛋滿屋擺席好幾桌從此夫妻多和順誰不知
三河縣有個老羅唱到此處收了罷沒越格子不往下說
本未要說羅家富又恐罵話挨的多筆下還美留點過並
沒有認真說明公若曲那一個姓温外號黑哥
老媽你們休怪編曲的克薄且生氣甚西女今晚年

頭真難說這所做各有怨各自不听了篇曲兒之人瞎話

流舌

全完

同義堂

秀老媽

十三

風陵文庫
文庫 19
F 400
Z 363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